

《三国志平话成书于金代考》质疑

卿 三 祥

《文献》1991年第2期发表宁希元先生的《三国志平话成书于金代考》，我有不同意见，谨提供出来和宁先生商榷。

一、平话对北方地理的描述同样混乱

宁文认为《三国志平话》成书于金代，主要论点之一是：平话作者熟悉“金王朝统治地区的地理形势”，“尤其是大河两岸，即今山东、河北、河南、河东一带，所说多详而有据”。举出的证据是：关于刘、关、张破黄巾的“鲁地叙述特详”，“所叙兖州附近之道里位置，是基本正确的”。

我对宁文的这段文字和附图，感到两点疑问：（一）根据所言，刘、关、张率领的汉军，在杏林庄大破张表。杏林庄离兖州三十里，黄巾奔走兖州，汉军追赶五十余里。照此看来，刘、关、张从杏林庄赶至兖州后，岂不还要赶过兖州二十余里？

（二）杏林庄战役，汉军追赶五十余里，这与自任城县至兖州五十余里又有什么关系？是否任城县汉军出去追赶了五十余里至兖州城下？

检阅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本《全相平话五种》所收《三国志平话》。第369页：

贼军五十万，在于两处：兖州有贼军三十万；离兖州三十里杏林庄，有二头目，一名张宝，一名张表，领兵二十

万。元帅（皇甫嵩）交（教）先锋将领五万军去探昔庆府虚实。刘备曰：“不用五万军。”止用本部三千五百军，先往任城县下寨。元帅大军随后亦到任城县下寨。元帅又问诸将：“谁人再探贼人虚实，招安贼人？”刘备曰：“备为先锋愿往。”

这段平话叙述汉军分为两支：皇甫嵩元帅大军在任城县下寨，另一支是刘备先锋汉军前行探查。以下接写杏林庄黄巾军张表拒绝招安，刘备率部攻击杏林庄。平话第370页说：

张表见一人帐下报喏：“大王，祸事！”张表问：“怎生祸事？”“今有汉先锋军分六队，各领兵五百，金鼓乱鸣，摇旗发喊，夺门撞入寨中！”张表急速领贼兵，一发奔兖州走，汉军随后追赶到五十余里。玄德收军，往杏林庄下寨。玄德令军把了寨门，点视诸将，问军：“赶贼那里去也？”答曰：“都入兖州城也。有抛弃老小，尽皆杀了。”玄德便申元帅，交奔杏林庄来。元帅见申状大喜，即时领军至杏林庄，刘备接着元帅。

由平话所叙得知：（一）刘备先锋汉军在杏林庄击走张表，张表奔入兖州，刘备军追赶三十里，即到兖州城下。但平话误作“追赶到五十余里”，道里不合，前后抵触。（二）当时皇甫嵩元帅汉军仍驻任城县，并未出城参战，接到刘备战胜的申状后，才领任城县大队汉军至杏林庄，与刘备先锋汉军会合，并无由任城汉军追赶至兖州的故事情节，可见，杏林庄战役与任城至兖州的道里远近并无直接关系。

宁文有两点疏忽：一是未能觉察平话作者的混乱叙述——将“追赶到三十里”误为“追赶到五十余里”；二是把这次战役的追击起点，由杏林庄迁移到了任城县，产生了误解，进而又把“任城县至兖州五十余里”与万历《兖州府志》所载兖州“西六十里为济宁州”等资料联系进来，由此得出“平话所叙兖州附近之道里位置，是基本正确的”这一论点。并据此判定平话的作者

“于当时金王朝统治地区的地理形势，则比较熟悉”，推论“作者很可能为山东人”。

这种基于误解得到的误证，随之产生的论点和判断，自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这段文字不仅不能说明平话作者对金地的熟悉，反而表现出了一般平话对地理形势的混乱描叙。

下面以平话中袁、曹官渡之战的段落为例，亦可察见其描述北方地理形势的混乱情况。第407至409页说：

袁绍不赦曹操，立虎牙大将颜良为大元帅，立左将文丑为典军校尉，许由为随军参谋，领军十万来破曹公，下寨。却说曹操正坐间，有人报曰：“今有袁绍军来搦战！”丞相大惊，火速点军……前行数日，与冀王军相对。曹操与颜良打话……（颜良败曹军）却说曹相引败军回长安，请关公赴宴。曹操说颜良之威。延宴未毕，有人报曰：“颜良引军搦战！”……（关公斩颜良，再与文丑交战）急追三十余里，至渡口，名曰官渡。至近，关公轮刀……杀了文丑。

官渡在今河南中牟，长安在今陕西西安，二地在袁、曹官渡之战中风马牛不相及，但平话却把两地牵合起来，忽东忽西，驰骋自如，联结成为官渡之战的战区。此段平话表现了作者对陕西、河南的地理形势的混乱叙述，也表现了对曹操挟持汉献帝到许（今河南许昌）的史实的无知。把许误作长安，只图讲得热闹。

其他如第417页，徐庶对刘备举荐卧龙、凤雏说：“南有卧龙，北有凤雏。凤雏者，是庞统也；卧龙者，诸葛也，见在南阳卧龙岗。”第449页说庞统“是西川洛城人也”。南阳在河南，西川即四川，四川与河南怎么会南北倒置地加以对比呢？

又如第373页，平话写刘备兖州战役后，又“取胜州路”。宁文解“胜州”为“滕州”之误。《三分事略》中，“马腾”又作“马滕”或“马胜”，可证宁文此解为是。但《金史》毕竟无“滕州路”的建置，亦见平话杜撰。

又第453页，马滕为“西魏州平凉府节度使”。“西魏州”亦不见于《金史》，宁文解为“陕西渭州”之误，显得勉强，亦见混乱。

二、平话并未集中出现大量金代新起的地名

宁文的论点之一是：平话中“出现的大量金代新起的地名，即金人独有的说法”。并举十处地名为例。但结合宋金元三史地理志，考察这些地名，其中虽有金代新起的地名，但数量不多，有的古已有之，有的宋元人亦用。现分析如下：

（一）关羽籍贯：平阳蒲州解良 河东解州（第365页）

按：春秋时代的晋国已置解梁城。《三国志·蜀志·关羽传》：“河东解人也。”《宋史·地理三》：“河中府……河东郡……旧兼提举解州”。《元史·地理一》：“晋宁路……金为平阳府，元初为平阳路……解州，本唐蒲州之解县。五代汉乾祐中置解州。”可见，自五代汉以来，均可称“河东解州”或“蒲州解良”，唯“平阳”为金代新起地名，则金元人均可称呼。

（二）兖州昔庆府（第369页）

按：宁文解释为“兖州即旧日的袭庆府”，称它是“合新旧二名而说”，理由是“金人据有河南、山东后，立刘豫为伪齐，仍为袭庆府，直至天会十五年（1137），刘豫废，才复降为兖州。”但宋徽宗政和八年（1118）升兖州为袭庆府，可见宁文失误。

（三）取胜州路，过海州，并连水，渡淮河，过泰州，西至扬州（第373页）

按：宁文谓“胜州”当为“滕州”之误。又“宋涟水军，金皇统二年（1142）降为县。”考《元史·地理一》：“滕州。唐为滕县，宋仍旧。金改为滕州，属兖州。元隶益都路。”如以“胜州”为“滕州”，则金元人均可称之。其余海州等地名，则

宋金元人均可称之。

(四) 定州附郭安喜县 (第376页)

按:《宋史·地理二》:“中山府……本定州,升为中山府,治安喜县。”则宋人亦可如此称呼,不独金人。

(五) 临洮府 (第387页)

按:《元史·地理三》:“临洮府,唐临洮军。宋为镇洮军,又为熙州。金为临洮府。”此为金代兴起地名,金元人均可使用。

(六) 睢阳 (第389页)

按:《元史·地理二》:“睢阳。唐曰宋城,亦曰睢阳。金曰睢阳。宋曰宋城。元仍曰睢阳。”则此为唐代旧有地名,唐金元人可称,宋人亦可沿唐旧称。

(七) 燕京 (第394页)

按:辽金元人均称燕京,不独金人。且平话中还有称作幽州的,如第384页说,张飞是“幽州涿郡人也”,刘备是“幽州涿郡大桑村人也”。都显出宋人语气。

(八) 信都,今冀州是也。(第407页)

按:《宋史·地理二》:“冀州,信都郡,庆历八年升安武军节度。”《金史·地理中》:“冀州。宋信都郡,天会七年仍旧置安武军节度。”《元史·地理一》:“冀州……宋升安武军。元仍为冀州。”比较三史地志,宋称信都,元仍为冀州,而金代不称信都,则平话原本成于宋代的痕迹显然可见。“今冀州是也”的释文,显然为后代所加。平话长期留传民间,后人加以增补注解,是常有的事。以此条释文看来,更似出自元人笔下。

(九) 西魏州平凉府 (第453页)

按:宁文解“西魏州”为“陕西渭州”之误。考《金史·地理下》:“平凉府。宋渭州陇西郡平凉军节度。”《元史·地理三》:“平凉府……宋为泾原路,升平凉军。金立平凉府。”则

宋有渭州之名，金有平凉府之号。宁文说此“亦合宋金两代建置而说”，和“兖州昔庆府”同属新旧地名并举的称法。

（十）山阳郡公，今时怀州修武县有迹（第474页）

按：《三国志·魏志·文帝纪》：“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宋史·地理二》：“怀州，河内郡……县三……修武”。则宋人已可有此说法。

由此可见，平话中虽然出现有“平凉府”那样的金代地名，毕竟为数甚少，不能说是出现“大量金代新起的地名”。若干地名并非金人独有的说法，而是古已有之，或宋人亦有使用。今存《三国志平话》，最早者属元刊本，平话经北宋、南宋、金、元，流传两、三百年，也难免出现金代地名。

三、地名疏陋不能作为判定 平话作者成书时代和籍贯的根据

宁文提出了根据地名疏陋情况来判定平话作者所属时代和籍贯的观点。他说：

今本《三国志平话》，决非霍四究诸人所说之本……亦非出自南渡后杭州讲史家之手……平话本身所反映的地理情况就是最好的证明。

宁文举出若干南方地名的疏陋情况，说明平话“所叙南方各地之区域位置，道里远近，往往多有谬误”，“如果作者确为南宋地区的讲史家，以宋人说宋地事，是不该有这样的疏忽的。”

毫无疑问，《三国志平话》包含有若干对中国南方地理知识的错误描叙，但如果据此就判定它非“以宋人说宋地事”，非“南渡后杭州讲史家所说之本”，不是要产生另一状况了吗：平话对北方地理的混乱描叙，说明它非“成于金代”。

正确使用古今地名，这是对官修文书典籍、史地学术论著等的要求，因而这类作品中的地名使用情况，对其写作时代的判定

具有一定意义，对其作者的了解也有一定帮助。《三国志平话》这类作品的情况却不同，它不过是讲述民间的传说故事，虽也采摘一些正史资料，但其间真假相半，虚实杂糅，东西牵合，古今混陈，地名不求正确，情节不必有据。人们称这类三国故事为“柴堆三国”——田夫野老围在柴堆旁闲聊的三国故事。

以上意见不一定妥当，请批评指正。

一九九一年八月，写于四川大学图书馆。

作者工作单位：四川大学图书馆

（本文责任编辑：魏文峰）

本刊第四届编委会成立

本刊上届编辑委员会任期已逾，新近调整成立第四届编委会，由冯惠民、全根先、伍跃、李凭、李致忠、周迅同志（以姓氏笔划为序）组成，冯惠民同志任主编。